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桃海下面的华海外卖店帮老板打点生意,那是一个卖冰糖葫芦和糖雪球的门面。师傅手艺好,因此生意很不错。我没课的时候,就去帮忙卖东西,顺便和老板聊聊天。

那天傍晚,和往常一样,我去店里帮忙。顾客基本上都是衣着体面的学生。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习惯性地看看外面,突然,我看到了一个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在离店面不远的地方偷偷看着鲜艳的冰糖葫芦。显然,他想买,却不敢问价。

最终,他还是过来了,有点胆怯,走到窗口前还是不敢问。在灯光下,我注意到了他那张苍老的脸,无神无助的眼神,一身破旧的衣服裹在身上,穿着一双胶鞋,头发和衣服上全都沾满了白灰,看得出,他是一名建筑工人。

“叔叔,您想要点什么?”我礼貌地问道。

“这个多少钱?”他用手指一个冰糖葫芦,又迅速把手缩了回去,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

“那个三块。”我说。

土家有个风俗,当阿哥阿妹寻找心上人时,会选择一个圆月的夜晚在山坡上互对山歌。对完山歌后,阿妹会悄悄地把自己亲手绣的荷包送给心中的阿哥。慢慢地,荷包就成了土家少男少女寄托爱情的信物而传承至今。

土家荷包传情的风俗,虽不是影响深远,但因为这种独特的方式,传达了另一种

爱情的灵魂。它不像玫瑰,是男方送给女方的;也不像红豆,渲染着爱情的忧伤。它有着简约却不简单的格调,这种格调让它脱离俗气,有着“养在深闺人不识”的秀气,向外飘散出一股清新而又深刻的爱情宣言。

阿妹绣的荷包多半是黛青色的,有时绣上两只鸳鸯,有时绣上半边月亮,有时绣上花草。绣的针线越多,越能表明阿妹对阿哥的爱慕之情。荷包上的一针一线都是阿妹在晚上悄悄地用白天给自己绣嫁妆时多余的针线里积攒出来的。阿妹用那双绣西兰卡普的巧手,将自己情

□电信学院
朱俊鹏



春寒 (油画) 王欣(艺术学院)

荷包

窦初开的情结都用针线绣进荷包里。每一个荷包都是一颗滚烫的心!既然阿妹羞涩地无法用语言传达对阿哥的爱之深,那就干脆将自己的心交给阿哥!

阿哥收到荷包后,脸颊会霎时变红,捧着荷包飞奔回家,一个人坐在一角细细端详,揣摩着阿妹的心思,直到第二天太阳出来。从此以后,阿哥出门腰带上会带着阿妹绣的荷包,阿哥会把自己的贴身之物放入荷包,不停地看看或摸摸腰间的荷包,就像孩子呵护自己心爱的玩具一样,爱不释手。

青山碧水,皓月当空时,那一首首山歌再一次回荡在山谷中,“叫一声声妹子儿哟,我的妹子儿哟,你跟我回家愿不愿?阿哥接你哟!”

阿哥走下坡,阿妹快快躲,阿哥拿着荷包,吹一曲木叶恋歌,引着阿妹走出人群,在月儿下许下山盟海誓,让所有花草树木见证这永远的爱情!这样纯粹的爱情,就是《山楂树之恋》的静秋和老三都会羡慕吧!

诗林新蕴

汗 马

唐翰存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鸣而起
一直跑到史书的烟尘里

偶尔也会不小心
马失前蹄
让马背上招展的千秋
功勋
打个趔趄

此马为大
二岁曰驹
八尺为龙
踏过飞燕
可它毕竟是马呀

马不太懂人的事
却在河西的沙场上
跑来跑去
汗毛里渗出血了

汉武帝星夜一梦
三万匹汗马
从大宛的圈棚里扬鬃
嘶



新华社等媒体专程采访我校舟曲援建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立宗)2011年12月28日至30日,在甘肃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处处长、省高校工委宣传部部长李含荣的带领下,新华社、人民网、甘肃日报、甘肃电视台、每日甘肃网、甘肃《教育在线》、甘肃教育社等媒体记者一行14人,赴舟曲对我校援建的教育项目进行了专访。

期间,各媒体记者先后实地查看了我校援建的舟曲县峰迭新区幼儿园、峰迭新区小学、城关一小、城关二小和秦王川寄宿制高中5个教育援建项目。2010年11月接受任务后,省教育厅按照生均办学条件水平不低于灾前水平的原则,确定了援建方案,并通过采取“市场+行政”的办法,将舟曲4个教育项目交由我校援建。